

鉴真

孙玉坤

著



jianzhenjianzhenjianzhen
jianzhenjianzhe



花山文艺出版社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

鉴 真

孙玉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鉴真/孙玉坤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
ISBN 7-80611-886-1

I. 鉴… II. 孙… III. 鉴真 (688~763) - 传记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632 号

鉴 真

孙玉坤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王延强

美术编辑: 李文章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236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00 元

ISBN 7-80611-886-1/I · 790

目 录

一、雷火与出家	(1)
二、一个痴沙弥	(15)
三、西去长安	(30)
四、黑夜捉鬼谒高僧	(43)
五、受具足戒	(59)
六、立碑悔罪救生灵	(73)
七、东归扬州	(86)
八、邀请东渡	(100)
九、龙卷风	(113)
十、如海诬告	(125)
十一、多情美人鱼	(138)
十二、人与兽	(151)
十三、放生大鲵	(166)
十四、银身黑顶猢	(181)
十五、华顶峰上闻儿啼	(197)
十六、软禁	(211)
十七、人与蛇	(223)
十八、三战凶鱼	(237)
十九、打虎成婚与老羊救崽	(250)

二十、虎卫	(264)
二十一、海兽争雄	(277)
二十二、授戒东大寺	(291)
二十三、魂游东瀛	(302)

一、雷火与出家

唐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艳阳斜挂在西南天上,将大地照得暖融融的。在一条被翠柳的阴影筛得斑驳陆离的马路上,走着一名十四岁的少年和一位中年妇女。

那少年姓淳于,名春生。他就是后来在佛学、医学、文化、建筑等方面,对日本国有很大影响和贡献的鉴真和尚;妇女名叫周大琳,是他的母亲。

他们是从扬州大云寺回来,一路上尽管母亲苦口婆心地劝导,不厌其烦地唠叨,春生只是低头不语。直到走至村南面的小河旁,他才扬起头来央求母亲先自回去,让他在此坐会儿想一想。母亲迟疑地望望他,点了点头,自己先回去了。

春生是三天前随父亲淳于夫去扬州大云寺的。

淳于夫是个佛教徒。三十岁就从大云寺住持智满禅师学佛，只是他虽皈依佛门，却没有出家，为佛家“优婆塞”，俗称佛门居士。他很有学问，对佛的信仰又很虔诚，在当地佛教界很有点名气。智满禅师很倚重他，寺内外每有佛事活动总要请他参加。他家所住的杨柳村距大云寺仅二十来里，路又宽平，抬步即到，每有所约，他都如期前来。前天是阴历四月初八日，乃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据说释迦牟尼降生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时天空出现九条巨龙，口吐温水和凉水为他沐浴，所以他的诞辰就叫浴佛节。浴佛节是佛家的一个重大的节日，不用邀请，佛门居士淳于夫也是必然要去参加的。

浴佛节的头天上午，淳于夫正准备去大云寺时，在书房读书的儿子春生闻知后，走来相求道：“听说浴佛节十分热闹，我想随爹一同前去观光。”淳于夫暗想：孩子成年累月在家用功读书，让他去扬州参加一次浴佛节，见见世面，扩大扩大视野，受受佛祖的点化，启迪启迪智慧，对他将来的学业也许会大有裨益。于是，就同意他随自己一起前去。

大云寺是当时扬州最宏伟的一座寺院。坐落在扬州西北的蜀岗上。它始建于南朝刘宋大明年间，时称大明寺，亦称长乐寺，后来，隋炀帝称为长乐道场，武则天时才改为大云寺。寺前有三间牌楼，中有山门。进门后有三进院落，一进为天王殿；二进为观音殿、弥勒阁；后面是大雄宝殿。殿内正中塑有三大佛像，两旁有十八罗汉。院两侧还建有藏经楼、禅堂、方丈室、斋堂、厨房、僧侣住室等。

春生是第一次来大云寺。虽然他以前也来过几次扬州城，那是随母亲一起来的。母亲对他的父亲淳于夫读了十多年书，装了一肚子学问，不去长安考进士当官，却皈依佛门当了佛教徒颇有怨言。她怕儿子重蹈父亲故辙，每来扬州总是领着逛逛市场、商店，看看杂耍玩艺儿，不让儿子进佛殿，更不叫儿子进他父亲皈依的大云

寺。有时她需进佛殿还愿烧纸、烧香，也是自己前往，不带儿子。因此，春生长到了十四岁除见过本村的土地庙和附近的一座规模较小的山神庙及其神像外，还没有进过规模宏丽的大寺院。

现在春生随父亲来到大云寺，走进山门一看，这座佛院建得气势轩昂而又古朴典雅。佛殿、阁楼俱结构精巧，飞檐凌空，工艺精湛，造型庄重，而又各有特色，不禁暗自惊叹。父亲见天色还早，不想马上去见智满住持，便领着儿子到各佛殿转转，参观参观，并将佛殿、楼阁、佛像一一向儿子做介绍。每介绍一处、一座佛像，春生都称赞不已。最后来到大雄宝殿院中，他举目看时，这佛殿建得翘檐飞脊，气势雄拔，特别高大庄严。大殿的梁架、主柱、门、窗、角、斗拱等都是松柏檀槐等上等木材制作，屋顶用绿色琉璃瓦覆盖，中部安放双凤飞翔，鳌鱼倒悬等纹饰的琉璃瓦脊，上有十二条躯体弯曲作腾飞疾走状的苍龙，正在争夺中间的一颗宝珠，互不相让，极富生动，更增添了宝殿的特殊风姿。春生从未见过造型如此生动宏丽的建筑，不禁看得迷了。他生来聪明好学，兴趣广泛，又爱猎奇，平日除读书外，还常自学绘画，他见什么画什么，画花、画树、画山、画水、画人、画房舍院落，有时还画得惟妙惟肖。现在他看着，暗想，要是我能常住此地，把这一大雄宝殿画下来，经常自己欣赏，长大了要是再能自建一座这样的房子该多好！……

春生正痴痴地想着，父亲已经走进了殿内唤他进去。来到大殿里，父亲指着佛像和罗汉像向他一一做了介绍。然后他又来到佛像前，细看那佛祖体态丰盈，神情端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似乎在召唤自己，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皈依感。近两年来，他虽然读的是儒家的经典，可他也常常从父亲的书架上找来佛经阅读，父亲对此不仅不制止，还不断给他讲解佛教经义，鼓励他多读多学。在父亲的影响和佛经的感化下，他对佛有了深厚的感情。他认为人世间那种

五欲六尘^①的生活是罪恶的，崎岖的世味是苦涩的。贪、嗔、愚痴是烦恼的根源。人在世上就像是被一个痛苦的大网笼罩着，佛是普救众生的，只有信了佛，才能大彻大悟，才能在禅机悟境中挣脱这痛苦的网罩，自觉地去洗涤尘世给人带来的愁苦哀痛。因此他内心一直很向往皈依佛门。此刻，他望着佛像凝思着，眼前又蓦然幻化出昨夜做的一个奇异的梦境：自己正在门前大槐树下读《春秋公羊传》，突然，有一头戴僧帽，身披袈裟，须眉皆白的老和尚自天而降，站到面前，粗暴地抢过他手中的书，“啪”一下掷到地上，斥道：“谁叫你读这玩艺儿！你是佛门中人，应去开一代佛家风气，弘扬一国佛门法戒！走，跟我走！”说着，不由分说地将他拉走了……

“孩子，你怎么了？”父亲看儿子痴迷地望着佛像，走过来朝他肩头拍了一下说道。

正沉浸在幻境中的春生，被父亲这一拍，拍回了现实，回过神来，看看父亲，支吾地说：“我在细细地端详佛像，感到他太伟大了！”

他话刚落音，一小沙弥来对父亲说：“智满禅师请淳于居士到方丈叙话。”

淳于夫料到已经有人将他来寺院的消息告诉了智满，便要儿子随他一起去方丈，见见禅师。

智满禅师的方丈在大院东面另一座小院里，有半月门与大院相通。从大雄宝殿东走可直接进到小院。他们来到方丈，智满接着让他们坐下，并吩咐一小沙弥给他们沏了茶。淳于夫坐下后向智满介绍了自己的儿子。春生恭敬地给智满禅师打了一躬，然后坐在父亲身旁。智满禅师抬眼打量春生，看他面形丰圆，唇薄鼻高，清爽的眉目间溢现着良善的神情，暗道好一副福相佛态！似在哪儿见过似

① 佛家称声、色、香、味、触为五欲；称声、色、香、味、触、法为六尘。尘者受污染也。

的。禁不住先问了问他的年岁，爱好读什么书，看没有看过佛经等等，春生都如实地作了回答。问完，才转过脸来和淳于夫说话。

这智满禅师年已六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须眉皆白。他出家前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士子。现在与淳于夫既是师徒，也是朋友，两人很要好，每一见面，总要抵足长谈，不是说佛经就是谈诗书。淳于夫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来大云寺了，虽然浴佛节佛事在即，可两人相逢还是要谈一阵子。这一次他们主要是谈佛经。他们从《太子成道经》、《浴佛功德经》谈起，然后谈到了《孟兰盆经》、《华严经》、《金光明经》等。他们说着这些经典的经义和内容及一个个故事。春生闪着一双长长的慧眼，时而望望父亲，时而望望智满禅师，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佛经和故事有的他过去看过，听父亲讲过；有的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但不论是看过，听过，还是没有看过，听过，此刻，他都听得很仔细，一句不漏地铭记于心中。在听父亲和智满禅师的谈话中，他还寻思：听说智满是一位对佛学知识造诣很深的禅师，我要是能来大云寺跟着他学佛学，钻研佛经，一生一世侍奉佛祖，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僧人，然后像其他佛门大师那样去宣扬佛法，教化他人，普度众生，那该是多么好，多么功德无量啊！他正在这样想着，智满和父亲的谈话，渐次由佛经回到了现实。谈到了大云寺的住持继承人问题，只听智满禅师叹口气说：“唉，如今我年事已高，对大云寺的延续考虑颇多。唉！忧心忡忡啊！你知道，这大云寺虽有僧众一百多人，但俱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主持这么个大寺院的事务，研究佛经，弘扬佛法，使我佛事业得到发展，需要有学问的人啊！淳于居士你要是出家来这里，将是本寺最好的人选，可你脱不开家啊！”

淳于夫长叹不语。春生闪着一双慧眼，看他们为难的样子，想起梦中老僧对他说的话，不由脱口而出说：“如蒙不弃，我愿来寺中为僧，做禅师的生徒，学习佛经，使佛法发扬光大！”

淳于夫听罢心不由一震：这孩子怎么如此说话！可又想：此儿心地善良，学识也有长进，又酷爱佛经，于佛似乎早有夙缘，如果来从智满禅师学佛，将来会在佛教事业上做出很大成绩，对佛教有很大贡献呢！可是能让他来么？……

“好啊！只要你父亲同意，老衲非常乐意接受你为我生徒。”智满禅师看淳于夫沉思不语，笑逐颜开地对春生说道。稍停，又转对淳于夫说：“我早已听说令郎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读书很用功，儒家经典已大致读完，很有学问，又能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多才多艺，大云寺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淳于居士，愿意将孩子奉献给佛祖，让老衲收下为徒吗？”

淳于夫暗忖：这倒也是一件善事，将来孩子修成正果，成为佛门大师，我们一家都要被超度成佛的。到那时，脱离了凡尘的苦恼，去西天极乐世界，将是多么好啊！于是便满口答应了。

他们这样谈妥之后，接着就是浴佛节，春生也就随父亲一起在寺中为浴佛法会帮忙。在这里匆匆过了三天。

浴佛法会过后，淳于夫将儿子留下来，自己回家了，他妻子周大琳没有见到儿子回来，便追问他儿子去了哪里？见瞒不过，他只好如实地告诉了妻子，同时向她讲了儿子出家修行的意义、好处和前途。劝她也应皈依佛门，多行善事，以修得来世福分。可妻子不听他这一套。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聪明过人，一心要让儿子读好书，去参加科举，将来好做官掌权，出人头地。要丈夫去将儿子领回来，丈夫不去，两人生了一场气，无奈何，只好亲自出马，去了大云寺找智满禅师要儿子。因为佛门的规矩出家为僧是要家人同意的，智满禅师无奈，只好依依不舍地让春生随母亲回去。路上她反复劝导儿子回去好好读圣贤书，将来高中皇榜，为官做宰，光宗耀祖，儿子只是不听。

小河岸上，茸茸的绿草被阳光照得暖暖的，春生坐下来望着母

亲的背影沉思：妈妈与父亲的想法大相径庭，她为什么不同意我出家为僧？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劝我走科举做官出人头地之路？噢，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参加科举做官，她颇为遗憾，要拿我去补偿啊！是的，她常叹息父亲聪明异常，读了许多书，装了一肚子学问，却没有参加科举而走上了禅门！她常说父亲的学识比起姨夫田利民强多了，姨夫田利民能中举当官，父亲要去考，一定在姨夫之上。可是中举当官又有什么好呢？姨夫田利民是中举当官了，姨妈——您的妹妹成了可以炫耀于乡里的县令夫人。然而，他们又给妈妈您带来了什么？是沉冤无处伸的痛苦，是至亲骨肉负义相噬。这样，一当官就把心变黑了，人格也变低了，我又何必去当这个官？当了又有什么意思？……

春生的姨夫田利民和淳于家是隔墙邻居。小时候和淳于夫常在一起玩耍。稍长，又一起读书，两人很要好。成年后又同娶大周镇老医生周济仁的两个孪生女儿大琳、小琳为妻。这样，由邻居而挚友而亲戚，两家亲近得像一家人似的。无日不来往，无事不相帮，休戚与共，福祸同受，彼此皆视为人世间不可比拟的至爱亲朋。当时正值武则天垂拱年间，朝廷准备开科取士。他们打算去参加这次科举，两人先后去江阳县广陵郡考秀才、举人，以取得到京城参加会试的资格。在县、郡这两次考试中，淳于夫都是考取第一名，田利民名列最后。当时考试主要是考诗赋，其他如帖经（填空）、墨义（问答题）、口义（口试）等均不重要。为了应付京城科考，他们回来后便主攻诗赋，认真地阅读、背诵前人作品，同时进行习作。半年后考期将近，当他们正欲一同去长安赴考之时，很不幸，淳于夫的母亲得了急病，医治无效病故。这样淳于夫就要在家里守孝三年，不能应试了。田利民在县、郡考试名列末等，自感去京城科考无甚把握，原想是随了淳于夫去长安玩玩，蹉跎会试深浅。现在淳于夫不去了，他便也不想去。后经淳于夫再三劝导，并将自己模拟的京城会试十

首诗稿赠给了他，他才肯去。非常幸运，田利民到了长安考试时，淳于夫所模拟的十首诗稿中，果有一首为会试试题。他大喜过望，便照淳于夫所拟的八句律诗默写在纸上，呈予考官。发榜他被录取为第二十八名进士。后来，他就被朝廷委任为江阳县令。

田利民高中皇榜完全得力于淳于夫，按说他对淳于夫应该感恩不尽的。可他衣锦还乡，荣任本县江阳令后，却得利忘义，为处理一人命案件与淳于夫发生齟齬，反目成仇，直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问题发生在淳于夫的同祖兄淳于林的二亩山岗地上。当时有一位风水先生说那块地是风水宝地，谁死后能葬在那里，后代就有一百人当上大官。这话一传开，一些迷信风水的人对它无不覬覦，都欲占为己有，以昌子孙。有个邻村的大财主钟仁捷足先登，他持财行霸，勾结地方势力，硬是说这块地是自己的，强占为己有，在地里植桃种李。如此明目张胆地仗势欺人，淳于林自是不依，于是两家发生了争斗。钟家人多势众，竟打上门来，失手将淳于林的大儿子打死。淳于林又气又痛，一张状纸将钟仁告到县太爷田利民那里。钟仁闻讯，自知人命关天，怕官府严办偿命，便打通关节给田利民送去两千两银子，并许以把那块风水宝地送归其名下。田利民受了厚贿，就照钟仁的口径说：双方械斗中淳于林失误将自己儿子打死，不予追究。淳于夫见田利民断案不公，料定其中有弯道，使堂兄淳于林沉冤莫白，便去找田利民理论，要他公正地处理此案。田利民先是碍于面子，拖而不办，后来看淳于夫对此案紧追不放，便以淳于林误杀其子为辞相拒绝，气得淳于夫几乎心爆肺炸。恰在此时，有人告知淳于夫，说他曾与钟仁侄儿钟成一起喝酒，钟成酒醉说出其叔父送给县太爷田利民两千两银子，并许以奉送给其风水宝地等话。淳于夫听后，立即去了县衙斥责田利民贪赃枉法，并扬言，如果不公正处理此案，将去郡衙申诉。田利民听后大为惊恐，他

知道老郡守莫明非常爱才，从前曾经接见过在郡试中考取第一名举人的淳于夫，两人曾做过长谈。若是淳于夫出首去告，莫明郡守必然亲自过问此案，问明是非曲直。这样就一定会审出自己贪赃枉法之事，失官事小，可能还要受牢狱之苦。心欲退钟家贿赂，公正审理此案，又实难舍下那两千两银子和那块风水宝地。正进退两难地犹豫不决时，他的一位在衙门当差的远房兄长田利正知情，来向他说：“淳于夫很有学问，他以前可能与人称文杰的骆宾王有过往来。”田利民明白兄长这意思是在提醒自己。因武则天光宅元年，徐敬业自封扬州大都督起兵十万反对朝廷，用骆宾王为艺文令，为徐敬业写过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檄文，辱骂女皇帝武则天。反叛被平定后，朝廷一直在追查当年与徐敬业等反叛人物有牵连的人。现在他听了这个提醒，眼前为之一亮，可又觉得难以下此毒手。他踌躇再三，反复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下了狠心，以涉嫌与叛逆骆宾王有来往的名义，将至爱亲朋淳于夫拘捕，投进了监狱。

淳于夫的妻子周大琳当然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含冤入狱的。她气愤不过，先是到县衙找妹夫、妹子理论，后又去向他们哀求，还多次要年老的父亲周济仁随自己一同前去说情，可田利民夫妇却对他们不是婉言推辞，就是严词拒绝，终不肯如其所求，放淳于夫出狱。末了，还是她变卖了家产给妹妹周小琳送去两千两银子，而此时老郡守莫明已死，田利民才听从妻子劝告，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将淳于夫放了出来，而此时，淳于夫已经度过了六年监狱生活。出狱后的淳于夫已是家道中落，仅剩八十亩薄田可供糊口了。他觉得官场如此齷齪，世道如此不公，人间如此混乱，亲朋如此无情，不由得对一切都灰心丧气了。适这时曾与他有过交往的智满禅师来劝他入佛门修炼，洗去人间一切苦恼，他便拜智满为师，受戒为佛门居士，再也不想参加科举走做官之路了。

现在淳于春生回忆着从上一辈口中听到的父亲的这一段经

历,觉得父亲皈依佛门的路是走对了。自己虽然年轻阅历少,但从人们的谈论和书本上记载的历史事实中,知道这古往今来的人世间充斥着贪婪、伪善、自私、贿赂、残酷、暴戾、奸诈、党争、疯狂、讥讽、怨恨、妒嫉、淫乱和野心。他们有的是狡猾阴险的政客;有的是勒索敲诈的歹徒;有的是投机取巧的奸吏;有的是招摇撞骗的流氓;有的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有的是凶残狠毒的恶棍;有的是奸淫妇女的罪犯;有的是争强斗狠的妒妇;有的是醉生梦死、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有的是搔首弄姿勾引男人的名门闺秀;有的是道貌岸然、老奸巨猾的酒色之徒;有的是依附权势、谋官谋财的污吏贪官;有的是善吹会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有的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尊贵权要等等。对于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世态,一个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的好人,规避之犹恐不及,焉能投身其间去扬混助浊,到头来弄得满身污秽?可自己该怎么办呢?如今母亲是一心想要自己去投身啊!是听从、悖逆?还是坚持己见想法去说服母亲?……他苦苦地思索着,仰起头来,眺望着小河那边起伏不平的褐色丘陵,感到好像是人生道路上的崎崎岖岖的曲线,荷负着数不清的困苦和曲折。唉,我不能听从啊!听从了就像是走进表面上盖满青草,而脚一下去就陷进了难以自拔的沼泽,那将是一生一世的痛苦!……

小河清澈的流水被太阳的万缕金光抹成了绮丽的景色,水草和游鱼也被金镀银,晶莹地闪耀起来。春生抬眼一看,天已是傍晚了,空中的鸟儿在鸣叫着归飞,旷野里的牛犊在哞哞声中跟着母牛回去,农民们也都荷锄离开了耕地。自己也该回去了,便起了身戚戚然地回了家。

晚饭后,春生不言不语,回到他的卧室兼书房。父亲看他闷闷不乐,来对他说:“你想出家为僧,要先劝通你母亲方能如愿。这事不要急,慢慢来。”

春生点点头。父亲走后，他痴对着窗外乌云吞月的夜空凝思：怎样劝通呢？要劝通只有抓住人的感愧心理才能生效，妈妈有感愧吗？……蓦然，他想起下午在扬州遇到的一件事。当时他们走出大云寺，妈妈说要去扬州市面上买点布料回来做衣裳。到了街市，他们走着，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中年妇女领个女孩子说着走着。那妇女长相与姨妈周小琳十分相像，女孩子也颇似姨妈的女儿田小玥。母亲看着几乎忘掉了一切，急步前去，边走边唤道：“小琳妹妹，小琳妹妹，你们叫我找得好苦啊！”那妇女被唤得愣住了。看了她一会说道：“谁是你妹妹！”母亲看出她只是相似而非，连女孩子也不是小玥，只好沮丧地说声：“认错人了，对不起！”表情十分失落而悲伤。母亲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她的感愧，对同胞妹妹的深深感愧。

在淳于夫出狱后的第二年，田利民犯下了叛逆大罪。因为广陵郡署衙有人在清理旧档案时发现了光宅元年，田利民写给叛贼徐敬业的一封求官信，不敢隐瞒，上奏朝廷。徐敬业反叛虽已事隔多年，女皇帝武则天还是耿耿于怀。奏章传到酷吏来俊臣手里，他即秉承女皇意旨，令广陵太守立即将县令田利民满门抄斩于扬州。就这样，田利民一家大小十五口一下子成了刀下之鬼，只有其妻周小琳及七岁的女儿小玥，因到周济仁家探亲，闻风逃走，藏匿外地。算是保住了田家两条性命。

三年后，一个冬天的夜里，淳于夫去了大云寺。周济仁领着少女周小琳母女悄悄来到她家，悄声唤着她的名字说：“大琳，你妹妹外逃三年，吃尽了人间苦，如今衣食不保，想来你家隐住一段，然后你们给她拼凑五十两银子，让她们再逃往外地做个小生意维持生活。”大琳看看站在父亲身后衣着褴褛，面黄肌瘦的小琳，忆起了当年她在县衙作威作福，自己每次去求她释放丈夫，喊她妹妹千百遍，人间好话都说尽，她仍是噙着瓜子，带理不理的样子，不禁怒上心头，赌气道：“我不是已经给了她两千两银子了吗？如今家产都卖

完了，还哪里去弄银子给她？她是县令夫人，我这平头百姓家怎敢留她，又怎能住得下她？不是我驳爹爹的面子，我要她走，现在就走！”这一说，爹爹周济仁生气了，立时起身领着小琳母女走出了门。事后淳于夫知道了，他痛责妻子不该这样以牙还牙，更不该对同胞妹妹如此不仁！她听后也很是悔恨，觉得实在不该那样对待妹妹。经过一番内心痛愧，她要去爹爹家诚心诚意地向妹妹赔情道歉。她爹爹无其他子女，老伴去年过世，只一人过活。她去后，妹妹并不在那里，问时，爹爹怒目相视，一言不发。她觉得如今自己既得罪了爹爹，又对不起妹妹，更加痛恨自己，心神不安起来。去年初，父亲临死前，拉着她的手有气无力，但却字清声朗地责备她说：“大琳，为人在世要广施恩惠，讲求厚道，要怜苦恤贫，给人方便。切不可以怨还怨，冤冤相报，尤其对待亲人更不能如此。你不听父言，置同胞妹妹痛苦于不顾，还给以挖苦讥笑，这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罪孽！这样死后是要下地狱啊！……你听着，老父走前，再奉劝你一句：设法找到你妹妹母女，尽力将她们安排好，恢复同胞亲情，以减轻你的罪愆，修个好来生！”说完，爹爹去了。此后她就一直在寻找妹妹，可一直找不到。近两年来，她常梦见爹爹警告她，找不到妹妹无以补过消灾，将来必受地狱之苦，有时梦醒后常常唉声叹气，捶胸痛悔。

父母和姨家的这些恩恩怨怨，春生都从父母和已故的外公口中听说过。他暗忖：母亲对不听父言，驱逐来投奔的妹妹颇有愧悔负罪感，我何不针对她这种悔罪心理来劝导她？母亲爱听故事，我可讲佛经上的故事来感化她啊！于是，他来到了上房，见母亲独坐灯下在看《论语》，便道：“妈妈在看书！”

见春生来了，妈妈放下书本，说：“晚上没事，看看消遣消遣。可又多不解其意，妈从前随你外公读一点书，识一点字，也大都忘了。”